

需要用當時流行的驅魔法唸唸有詞、指天篤地，也不用任何法器，祂只用簡單的說話：「不准說話，走吧！」魔鬼就要走。這就是馬爾谷的結論：耶穌的話就是天主的聖言，有極大的權威，能戰勝邪惡勢力。惡勢力在天主聖言前是「不准說話」，只能離開遠走。

在今天，魔鬼邪惡的勢力不以附魔的型態出現，而以更高明的姿態存在。物質主義、享樂主義就是一些軟性的邪惡勢力，我們相信天主聖言有力量驅逐這類邪惡勢力嗎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很重視別人的說話。一句讚賞的話，自己何等心花怒放？一句批評的話，能令自己整天不開心，有人甚至不能忍受別人的話而自殺。人的說話尚且有這樣大的能力，何況是天主的說話？我們重視天主的聖言嗎？天主的話在我們的生活中佔甚麼地位？我們有沒有浪費甚至窒息天主的聖言？讓我們從今天的福音，感受天主聖言的力量，一種我們過去可能不太重視的力量，有信心向我們內或我們外的邪惡勢力說：「不准說話，走吧！」

1 月 28 日 (星期日)	常年期第四主日
	申命紀 18:15-20
	聖詠 95:1-2,6-7,7-9
	格林多前書 7:32-35
	馬爾谷福音 1:21-28

天國驛站 一種茶，兩個杯 蔡惠民神父

有個教友娶了太太後，發現兩人共同生活絕不簡單，每天都長嗟短嘆，後悔當日沒有選擇當神父。這件事情讓堂區神父知道了，就把教友找來，在桌上放了銀杯和瓷杯，兩個杯子都倒了香茶，說是請教友喝的。教友喝完後，神父問：「味道怎麼樣？」教友開心地說：「味道很好。」神父接著問：「我是說，那一杯香茶比較好喝？」教友抹抹嘴，滿足地說：「兩杯一樣好喝。」神父笑道：「裝茶的杯子，雖然有貴賤的分別，但是茶的味道都是一樣的，並不會因為裝了什麼杯子，茶的味道就改變了，你能瞭解嗎？」教友恍然大悟，有些慚愧；從此，教友不再長嗟短嘆了。

「我願你們無所掛慮：沒有妻子的，所掛慮的是主的事，想怎樣悅樂主；娶了妻子的，所掛慮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樣悅樂妻子；這樣他的心就分散了。」(格前 7:32-33) 保祿說這番話，雖然是出於誠意，並為我們的益處，好叫我們更齊全，得以不斷專心事主，但他似乎重獨身，輕婚姻的看法，明顯與我們今天的教會經驗有點出入。

如果獨身與婚姻的分別，就是神性與世俗；神職與教友的掛慮，就是教會與家庭，我們如何解釋，已婚教友中，著實不少聖善成全的榜樣？相反，有誰又會否認，神父或修女的獻身生活，也有流於外在形式，甚至是表裡不一的情況？的確，獨身與婚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但分別不是前者專務天主，後者操心世俗。只要環顧一下我們身處的教會團體，不少例子告訴我們，獨身生活並不是全心事主的保證，有時反成了逃避問題，拒絕成長的避難所。難怪一些獻身事主的人，給人的印象總是不近人情，敬而遠之。同樣，如果說結了婚的人，他們的掛慮就是世俗的事，就是想怎樣悅樂自己的丈夫或妻子。那麼，婚姻的神聖又從何說起呢？

和平綸音

聖言的權威

吳智勳神父

保祿在厄弗所人書曾說過：「教會怎樣服從基督，作妻子的也應怎樣事事服從丈夫。你們作丈夫的，應該愛妻子，如同基督愛了教會。」(弗 5:24-25) 婚姻的神聖，正由於夫妻的相愛彰顯了基督與教會的愛情。難道保祿是自相矛盾嗎？如果他沒有貶低婚姻生活之意，為什麼向我們推薦獨身生活？

客觀而論，一個神父或修女，由於獨身的關係，比起一個有家室的教友，在時間上更能投入天主的工作。特別當面對非常的牧民需要，他們可以更爽快地慷慨回應。又由於沒有子女的關係，他們可以抽出更多時間獨處，與主作親密的交談。為那些白天因工作已忙得心力交瘁，晚上仍要打理家頭細務，跟進子女學習，直至夜闌人靜，才稍有一點私人時間的父母來說，沒有家庭負擔，無疑是更無牽無掛，更多空間發展自己的抱負與理想。

不過，保祿推薦獨身，目的不是為一個無牽無掛，單身貴族式的生活。如果一個人選擇獨身只是為逃避責任，或推卸承擔，那麼，獨身不單不會使人變得更會愛和犧牲，反提供了環境讓人變得更自我，更封閉和更孤獨，更遑論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有能力成為他人的同行者。保祿所強調的，是一種全心事主的精神。這種一心一意的奉獻以明確的方式表現在獻身生活上，也流露在彼此交付的夫妻生活上。兩者並無所謂高低之分，只是不同的方式彰顯同一的愛情。

走筆至此，令我想起剛結束的神職人員學習營。今年學習的主題是婚姻與家庭，主持人朱蒙泉神父特意邀請了好幾對夫婦分享他們的婚姻生活。雖然只是平淡的故事，離不開因性格相異，背境不同，引發磨擦與衝突，繼而因溝通、諒解、彼此欣賞而經驗夫妻的親密，生命因對方而豐盛。不過，由於這些故事都是出自真情實感，在場的神職人員，特別是獨身的神父，無不深受觸動，因為這是我們從未經經驗過的救恩故事。天主藉著夫妻的互愛，揭示自己與人的親密。同樣，我相信藉著獨身生活，無論是神職、修道或平信徒，天主也揭示了愛的另一面。那就是愛的能力，一種比任何愛的行動來得更大的推動，一份比任何愛的禮物來得更深的吸引。

保祿其實並無貶低婚姻生活之意，只不過他在獨身生活中所經驗的愛與犧牲，實在非婚姻生活所能比擬。話雖如此，我相信保祿亦會同意，如果他的獨身不是基於天主的愛，那將是最大的浪費與虛耗。

今日的福音所記載的是耶穌傳道生活的開始，也是馬爾谷福音記載的第一個奇跡。一般人的注意力可能集中在耶穌驅魔這事件身上，而錯過了這段福音最主要的訊息：耶穌說話的權威，即天主聖言的權威。

當日耶穌驅魔的地方是會堂而非聖殿。會堂是祈禱、聽聖言、聽道理的地方。一般是由經師主講，也有邀請來賓講；他們多是解經、講法律，並引經據典去講。故此，他們的權威除了來自經文，更來自他們對經文的認識，來自他們的學問及說話的技巧。

按今日福音的記載，人們認為耶穌的教導與經師不同；不同之處大概在於耶穌不用引經據典，而是用自己的權威說明。山中聖訓曾多處顯出耶穌的權威：「你們一向聽說過：『不可姦淫！』我卻對你們說：凡注視婦女，有意貪戀她的，他已在心裡姦淫了她。」

馬爾谷福音沒有記載山中聖訓，但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耶穌說話的權威。耶穌的權威何來？祂沒有顯赫的家勢，祂只是個普通的木匠，祂的學歷不詳，似乎沒有受過經師嚴格的訓練，也不見得跟過任何師傅；祂的朋友都是普通人，權貴們在祂生前都不太敢承認是祂的朋友；論財富，耶穌並無儲蓄，也買不起房子，祂自認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，祂接受熱心婦女的資助，也接受邀請赴宴，但似乎從未請過人，最後晚餐可能是唯一請門徒吃的一頓飯了。這樣的一個人，說話竟然有權威，其權威的來源就是祂作為天主的身份。馬爾谷刻意用驅魔的故事，指出耶穌權威的來源是天主。

耶穌的聖言與魔鬼的說話鬥得很精采。魔鬼最先想用說話控制耶穌，大聲叫出祂的名字、祂的出處、祂的身份，表示知道對方底蘊，休想來毀滅他們。耶穌並不